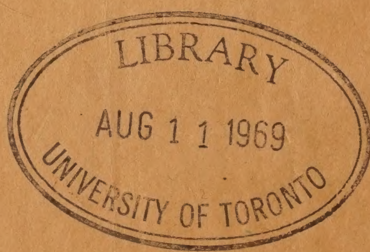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此等狂妄之人今復不少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二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荅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傀然進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

狂悖之行如見其能狂悖之語如聞其聲

語極從容極尖刻軒眉攘腕者怒不可遏他顧而哂有行所無事曰敢曰有何不敢神情一齊繪出

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過其起遜坐生居然上坐更不撝挹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答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夘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鬨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趣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

通者該上坐　通者記如此問人　通者該月中無人　無一字通者此論偏通　通者該如此驕蹤　不通者　該如此春容

快人快語妙思妙舌狂僮不見幾必至當場出醜

有求必得之念則於此道不可問矣而倘

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
腹大笑生怒曰余不能文徒事謾罵何以為人王力為
排難請另命佳題久之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
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白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
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
覽絕疾踰刻已盡百百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
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倘有冀倖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
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

不通首此破偏遲而且大逆

狂生

宜此之曰不並不曾作得一字何得為通

文章剽竊全度令金

有冀侍得之心者揣摩之未忘時而逢迎揣而顧忌安得不落下乘佛經有大乘最上乘六祖云法無三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

作水角宋陷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爲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頗減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强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樸訥䩄然而已次日宋

已○挫○其○兔○氣○

愧○且○不○進○大○復○何○言○

輕○誦○語○刦○退○且○大○通○

萬行俱備
一切不染
離居法相
一無所得
名最上乘
文章一道
亦當思發
大乘者發
最上乘者

視文以鼻
是無鼻界
而得無鄙
三昧者於

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傖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既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過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眞亦

詞○未○七○從○匕○偷○南○入○那○得○不○復○反

○奇○情○奇○想

道家則爲鼻觀

受之以心者上也受之以脾者次也至受之以鬲風斯下矣學者先由其

近倒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託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欬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

謔極快極

犯之而不怒妙語解頤

詼諧留

此語更通

又竟何如

上受之以耳受之以目受之以口耳審之目認之口辨之然後嗅之嗅之得其眞乃心受之憤勿妄受以高致終身作惡逆症也向壁大嘔下氣如雷棘於鼻棘於腹膀胱不能容而

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諆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摟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眞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卽某門生也宋愍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宏能克己

目下部出以此等作家充考試官無惑乎其以金椑貯狗矢也語固尖刻然盲於鼻之人實亦有之

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一段議論最爲持平習舉子業者當奉爲玉律金科

則學益進當前蹶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位何止爲文）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起敬（盲者其變不盲者其常）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即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勿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懾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鐫款審視皆大父字諱盖王祖曾爲南部郞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

困頓至死而猶累及良朋文字之厄游魂合寃可歎

拭淚而言先生自道也故曰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瞀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眞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倘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徉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

之談

遭蹇而至累及朋友奇

瞽僧嗅文文體犛正聾僮司文文運顛倒不瞽不聾有才有德而又身受其厄以之掌司文之秩可知聖

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

借人快頭亦無聊之極思

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査刼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輪賤名已録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

許是暫着不然無讀

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文運

書椿子矣

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

司文本諸性道探原之論

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

敎昌明
德行更重
於文學先
生自責語
即警世語

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杭其德行何在曰此即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即前日贄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贄彼自欲醫入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歷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爲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

不怕狂生笑話

令自噉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旣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

曾幾何時而居然上坐者鬢毛斑矣然則餘杭生亦以老無能

相醻覘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覘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與益而至曰君向以小忿

可見非○人累我亦○非文章憎命

悮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

與○人○見○進

士○自○然○謙○隨○抑○ ○人○亦○竟○何○如○

旅次極道契濶深自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為文未必盡無可觀

爲而始深自除抑耳究非從學問中得來之謙德也

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不反威 蜀志孟獲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 傖楚 晉陽秋吳人罵楚人曰傖父 窺豹 晉王獻之傳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輩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司文郎 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著作曹曰司文局郎曰郎中佐郎曰司文郎 蒼頭 見卷五狐諧 刺 見卷一葉生 閧堂 見卷三諸成某甲 筆札 見卷一考城隍 口占 見卷三香玉 捧腹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卜于長安東市宋忠賈誼曰夫生何居之卑何行之汚司馬季主丨丨大笑 下乘 雲笈七籤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經第一洞眞爲上乘第二洞公爲中乘第三洞神爲丨

丨又〔滄浪詩話〕禪家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 丹黃見卷九宦娘 歸有光胡友信 梨然見卷一種梨 薪桂米珠〔國策〕蘇秦南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蘇軾詩〕北瓶不到米如珠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賣范貧而能廉金精戲賣儀事見小說雜記傳奇中亦有之范文正讀書醴泉寺日惟一粥偶見窖銀覆之而不取後爲西帥僧人求爲修寺乃使發之 見章邱志 大父見卷一成仙 瓜分見卷四珊瑚 他山之攻〔詩小雅〕丨丨丨石可以攻玉 宣聖〔從祀景行錄〕孔子自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西漢追謚褒成宣尼父東漢封褒尊侯後魏改謚文聖尼父後周進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父唐太宗升爲先聖尊爲宣父高宗贈

不重在敘其有前妻只重在安頓甚相得三字於此彰炤下文也

太師武后封道隆公元宗追尊轉輪見卷四龍飛黃端符諡文宣王宋如至聖文宣王轉輪飛相公圖騰黃者神馬也一名乘黃亦曰丨丨○〔博物志〕周穆王八駿曰赤驥丨丨白蟻華騮騄耳騧騟渠黃盜驪○〔韓愈詩〕見卷九見卷一唐韻丨音丨丨騰達去梓潼府丨丨合篆考城隍菌窘〔說文〕地蕈也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天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出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

慧心妙舌已是可人自不應以皮毛相之況萬苦千辛至死不變以視勢家艷女得失重輕矣嘗霄壤勸貞珉而重之曰鬼妻誰謂不宜

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人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輿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匿諸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

不有如蓮之清氣幾幾乎交臂失之此貌之悮人也

女俛首承曉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輿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郎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媼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媼詰之荅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之驅齒奴暫寄

如果此志得行豈不省却多少艱苦

無病之賢許能知之臨死囑言區畫最當惜孫惑於宗人之俗見而不克終踐其言

此耳嫗信之遂止焉孫歸嬌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為小妻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畧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已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嫗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

耳

以微黑多麻之人猶為房中眼中釘至笑啼皆罪以致遷怒鬭閱獨宿不是遠遊又不是孫固自取難乎其為鞠躬屏氣承望顏色之人耳

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怒遷夫壻數相鬭鬩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遊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

瑣屑而出之湧出而道之慕其美仰其勢者敬慎而聽之

忠臣義士千古同悲

吒媼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兒見之棄水捉襟嗷啕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觳觫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媼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危急存亡之秋而食報仁人志士）媼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媼慮其纖步爲

纏綿悱惻絕妙文心從左氏得來讀至此為之泣數行下

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媼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見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亟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媼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句未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覷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趨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媪遮救不得近遂擲之刃脊中顙顙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爲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

幸甚軟弱此廣文不數數覯敎官不吃人癰痔不

作乞丐相方不愧爲教官何齷齪之有

寫酷虐直到十二分不遺餘力

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爲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媼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近村有楊家疃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遺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詬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

碑誌奇而當

知妬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遣婦歸王果不受又舁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媼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舁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旣歸悍名譟甚居三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

不肯再醮猶是有骨氣人若夭官之子家大耳議厚其奩妝而遣之此豈復有綱常廉恥乎婦鑑于此而竊驢以奔是真能猛省回頭者觀其自怨自艾于法門爲懺悔

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狀而造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遢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

歎絕語兩參之以讀日悶情是以想歎易人

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

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婦之悍毒不欲多見婦之悔悟不可多得

如閉戶誦佛慈同獺

而東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憶之耶孫乃煢背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護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

此二指足以償無窮之業

恐磕睡且置他事于不問致使子孫爲餓莩卽令果證無上止等菩提將普濟衆生受安隱樂之謂何也責績織而課勤惰便是慈悲婦之言眞是心中了嚴已到無我見無人見無衆生

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覥顔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見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見亦漸親愛之一日見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顱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見婦蘇力止之旦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

見無壽者見分際莫作尋常羨悔語看

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歛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妬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文婢【世說】鄭康成家有文婢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

中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大歸**詩燕燕于飛法戴嬀大歸于陳

見卷一畫壁**通書**柳宗元先友記周子著｜｜四十章**河魁不會在房**荊湖近事李戴仁性迂緩妻曰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日有興則見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縣君欲見太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觀之大驚曰今夜｜｜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別閤氏慙怨而去**昇**見卷一嬌娜**小妻**見卷四恆娘**擅寵專房**見卷四恆娘**直宿**見卷七邵女**趣裝**見卷一嬌娜**反脣相稽**見卷七邵女**廣文**見卷三紅玉**齬齪**見卷三連瑣**調停**見卷二巧娘**問名**見卷三陳雲棲**黃粱夢**見卷五續黃粱**主計**見卷一長清僧會計注**毛嬙**見卷十一續女**西施**見卷四恆娘**訾痂**見卷六羅刹海市注**錦屏**韓偓詩｜｜金作屋繡幰玉為輪**菩提**見卷三林四娘又字典梵語｜｜華言正道也

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强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强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

快入快事是能輔天譴法誅之所不及者

賢母義士孝子順婦各得其道兩不相妨

道士何來固明知其不能改亦且以爲不必改者特告以解死之術耳妙語解頤

訴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脣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

之自見道士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遇此等事即柔懦之夫無不憤于心而怒于自久之久之無可奈何乃悔恨而止彼氣涌如山者能忍此而避馮婦之笑哉想

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解死術共一）術（是如此盛德之事當行則行正不必問其效不效也）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巫覡之術何取焉）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昆弟踰歲（活接即以綿上即以遞下）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

道士在前必因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自問此時此事當改不當改

聞母命而止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

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用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劵貲盡復給終夜負責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强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縶樹上榜笞刺劉遍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韁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嘻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荅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

某○甲○朋○虎○寫○筆

○筆○活○現○字○字○傳○神

有所嗔筆有化工將義俠面目精神一齊活現

二人之言各有其道所謂義也然不難于申而難于崔有崔而

且夕夜復然啟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慴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

此不語不食歸

轉達且時所深思而計及者

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誠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

申之義勇已見一斑

申乃與起矣謂崔之所爲是其欲爲而不能者遂乃學之而又過之之二人者吾欲買絲並繡之

撫臂刺痕泫然流涕至此方眞能改

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郎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與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僨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鬬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

憐夫鬼趣

申所爲皆有感于崔固也然謂僅以崔能代爲其所不能爲而力效其所爲猶淺之乎言之也關懷於緣撞技擊之術是法崔之所能夜入王家而殺其父子嫠婦是法崔之所能爲至於仇

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刼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嫠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絶之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廪給而役同厮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值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

訴崔而絶之復告之人且訟之官而不使崔得主使之名受殺人之累此何故哉蓋自崔之撫刺痕而泣然流涕申早深入於中而計之熟矣孝之感人固如是也豈第感其能代爲其所不

責遂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媼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闔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

能爲已哉

断繩爇火
隻身入賊

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諸荊棘卽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傚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縶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嗷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坌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徧出其後反身入内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

巢穴竟負崔妻而出老馬識途長繩作殿亦詭變亦從容此以後文字可作孫武子兵法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只二十餘人而用之若千萬騎者令人拍案叫絕

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恇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砲

再說一遍
可謂知已

銃又詣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溢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崕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纚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

知彼百戰百勝如申者學崔而又過之亦出于藍而勝于藍者與

西追也頗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

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首追來見火心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鞘之巢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剿剿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上團三百餘人各處强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窮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幺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效命烏在不

南面而王哉

事妙文妙吾於崔也敬其孝於李也愛其謀反復讀之有推倒智勇之槩

緣橦 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注都盧國名其人體輕善緣橦竿也 技擊 國策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 銜枚 周禮秋官銜枚氏掌司嚻注枚狀如箸口橫銜之繣結于項也 輜重 前漢韓安國傳輜重注輜謂衣車重謂載重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快牛 世說石虎小時善彈素彈人石勒白其母欲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必能破車汝當小忍之 抑强扶弱 後漢耿純傳純爲東陽太守在郡四年丨丨丨丨令行禁止 厭禳 見卷一畫皮 巫覡 說文覡音檄能齊肅事神明也在女曰丨在男曰丨 僑寓 見卷二聶小倩 登堂拜母 吳志周瑜傳孫堅子策與

瑜同年獨相友善丨丨丨丨有無通共〔又張昭傳[illegible]
策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丨丨丨丨丨如比肩之舊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〇〔按〕魯肅與呂蒙亦有嘗〔正韻
丨丨丨丨事晉青州刺史苻彤與桑虞亦然嘗丨音
借嘆聲〔又聲類云 論辯見卷一 絕祛而去見卷四 厮
嘆大笑丨大呼 成仙 申氏
養見卷五 續黃粱 叅息見卷五 白于玉 之麼見卷五 狐諧 五丈之旗〔史記 秦始
皇紀作阿房宮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以建丨丨旗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
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
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

自白如以爲可則一航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
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
儀容脩潔問之卽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
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
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
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乃嚴寒既至則氣温煦山花徧
巖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耆覩客入漠若罔知
惟中坐者起迎客相爲禮旣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
石壁上有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卽溢射以瓊承之

已至其地見其人而休咎事不得知郄老術不能爲可知秦皇漢武徒爲後人笑耳

滿復塞之既而耗至其色淡碧試之甘凉震齒劉畏寒不飲畏顧僮頭示之僮取瑗去啅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雜澀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鬻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郄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興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歎曰惜未飲其餘者是先天之玉液一瑗可延二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

巳近大𩬊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劉中堂鴻訓中堂見卷十三朝元老○劉孟黙承號青岳萬歷壬子舉人癸丑進士以大學士崇禎間殁於戍所參議道孔中之父也朝鮮〔尚書大傳〕武王既克殷箕子去之||武王因以封之○〔風俗通〕武王封箕子于||其子孫因氏焉颶風見卷六剎海市趺趺坐見卷一瞳人語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正間歲大祲孑然遠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

其意雖要語則質實

僊因傍冢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瀹栢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一尚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

委宛可聽

叟亦爽快之至

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郎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郎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且且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郎捉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臥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緦服叔也喜道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

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濬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悞發他冢生遂以

所臥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俱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傍塚冀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縗絰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鋌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縶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瘞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

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
氏歸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
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爲扁舟詣廣
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
途投毒食中女嫗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
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
楚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
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塚中女至墓爲羣鬼所陵李翁
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爲擇一快

壻一日生旣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兒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俟汝三兒將來矣翁郎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緬述之叔向歎息良久卽以慰娘爲妹俾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曰貧乏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借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旣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分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

頭緒極繁筆無經緯則以棼而治絲矣烏跡蛛絲若斷若續經營慘淡尤費匠心

别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入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兒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跬踱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巳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扳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淚曰吾兒何來眾始知薛即寅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

慰娘只被拐賣雖縊干沂實巳復生故以

之初末悉其名字至是其喜爲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蹤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鰥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舉家遁去始知殺媪賣女卽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卽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媪爲巳死思有以報其子媪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

居宅償其買不妨使之遁去若不遁亦不能置之死地也殺母之讎富以無心報之天道可畏哉

博負無立錐一日以賭局爲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郎馬某也駭歎久之因爲道破富始知馮郎殺母之讎益喜遂傭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壻壻爲賈婦生子女各一焉

踸踔史記司馬相如傳踸踔輵轄容以委麗兮注踸踔疾行互前却也　豚見卷一青鳳　季路之諸見卷五李伯言　旦旦詩衛風信誓丨丨　次且見卷一晝壁　舁見卷一嬌娜　遊旋見卷三巧娘　清醮見卷二嬰寧　呵護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鬼神守護兮丨禁不祥　快壻見卷十雲翠仙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券見卷四珊瑚　信宿

自示葬所鬼誠有靈矣然非艮邦之誠孝亦不能感此

見卷一嬌娜　貪無立錐見卷四龍飛相公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耜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强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則三

入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
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賛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
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
吟曰満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
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
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
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
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
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餅

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葦炬燎而進之良郝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郝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士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覘良郝殊偃蹇不甚爲禮良郝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荅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倡曰三加

父子相逢而以酒令點出全無張跡

么二點相同雞泰二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父年少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與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一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艮相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艮郁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艮郁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艮郁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

葬江邊耳 頁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廬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 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 頁耜灑涕與衆揖別至舟終夜不寢頓念廬情詞似皆有因 不能待旦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廬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賾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

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
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士著 前漢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其俗土著 范公 後漢張劭傳劭與范式為友式曰後
三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劭白母請殺雞為黍待之母
曰三年之別千里結言得相信之深耶至日范果至
呂向 孝泛 晉呂向之生父久客存亡不相聞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流
涕迎
以歸 茅容 後漢茅容傳郭林宗宿其家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供母自以草具
與客共飯 十見卷六仰藥見卷四笠仕見卷九洞簫
林宗賢之 計宮夢粥葛巾夢痕
見卷三 擊節 見卷三 蘭陵美酒 李白客中行丨丨丨
道士 林四娘 丨鬱金香玉椀盛來
琥珀光但是主人能醉 解頤 見卷一 四人聚義古城
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嬌娜

中見三國演義第十四卷　武見卷一陸判

王桂菴

王樨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鄰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韻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爲已者畧舉首以斜瞬之俛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遥投之墮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已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蔽

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心情喪惘癡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其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縈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檝皆熟而曩舟殊渺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爲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笆

光儀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身一窺則椸架當門罥畫裙其上知為女子閨闥愕然卻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為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悞入小村道途景色髣髴平生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遂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

慮直趨南舍舟中人見在其中遥見王驚起以扉自障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問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閉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扉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遥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

字江蘺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蘺翁逆入設坐蘺下王自道家閥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誑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夜輾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女爲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爲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蘺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悞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雖空匱非賣婚者曩公子以金自

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旣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拘卻不得不與商榷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奩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荅云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貲動人初聞音聲知爲風雅士又疑爲儇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

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躧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以相對有姊壻官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

媪弄兒履間兒睹王入即求拔抱王怪之又覘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媪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媪下堂趣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媪止之阿之不止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异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爲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兄之戲矣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子携媪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媪視之是好女

子甚喜以爲巳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壻女不可
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
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媼遂爲岳壻居數日始舉家歸至
則孟翁坐待巳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
疑怪既見始共懽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文夭矯變化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然以法求之只
是一蓄字訣前於葛巾傳論文之貴用轉字訣矣蓄
字訣與轉筆相類而實不同愈蓄則文勢愈緊愈伸
愈矯愈陡愈縱愈捷蓋轉以句法言之蓄則統篇法

言也朗吟詩而女似解其爲已且斜睇之此爲一伸拾金而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爲一縮覆藏金釧又伸解纜徑去又縮浩江細訪並無音耗又再縮復南而曩舟殊渺半年賫罄而歸又再縮至于合歡有兆佳夢初成明探蕉窗已呈粉黛相逢在此老父何來此借夢中而又作一伸又作一縮重遊京口再至江村馬櫻之樹依然舟中之人宛在妖夢可踐金釧猶存至告以妾名示以父字極力一伸矣乃訊之甚確絕之益深來時一團高興不啻冷水澆面又極力一

縮情冰矣委禽矣孟不以利動爲嫌女不以遠婚爲
郄計已遂矣禮已成矣至此有風利不得泊之勢疑
其一往無餘矣此則伸之又伸試掩卷思之欲再爲
縮住眞有計窮力竭莫可如何者乃展卷讀之平江
恬靜之際復起驚濤遠山迤邐而來突成絕壁積數
載之相思成三日之好合一句戲言猶未了滿江星
點其含悲此一縮出人意表力量極大極厚往下看
去又生出一番景象有如古句所云山窮水復疑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至大收煞處猶不肯遽使芸

娘出見而以寄生認父故作疑陣出之解此一訣爲文可免平庸直率生硬軟弱之病

榜人見卷八彭海秋 洛陽女兒對門居王朗洛陽女兒行｜｜｜｜｜｜纔可容顏十五餘 夜合羣芳譜合歡一名合昏一名青棠一名｜｜葉似槐而小相對而生朝開暮合 門前一樹馬纓花盤塘神詩錢塘江上是儂家郎若間時來吃茶黃土爲墻茅蓋屋庭｜｜｜紫荆｜ 武見卷一陸判 榹架見卷三嘉平公子 鬧然見卷三陳雲棲 扇見卷一嬌娜 方命書堯典｜｜圮族注｜｜者逆命而不行也 倩冰見卷三胡氏 委禽見卷二阿寶 息女見卷二嬰寧 瓜葛見卷二嬰寧 納采見卷三陳雲樓問名注 儻來見卷九雲羅公主 邑邑見卷二嬰寧 趣裝見卷一嬌娜 一塊肉見卷

二俠南海見卷三枝梧史記項羽紀諸將慴服莫敢女曾公女||注小柱爲卜斜柱爲卜○撐||謂支持也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卻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亹亹斐斐曲曲折折善讀書者於此等處悟出多少挪展之法且悟出多少死中得

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絶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媪于氏微示之媪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媪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媪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媪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

活之法聞五可容顏髮膚神情態度而搖手曰媪休矣是所思之人非五可也閨秀也乃偏以所思之人引出願所不及之人而此願所不及之人即不平於生平所思之人而遂爲從此

和者媪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媪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媪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着松黃袨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蘧然而覺則一夢也囘首聲

深情獨鍾之人是此後所思之人五可也非閨秀矣有此一段文字不惟関鍵嚴密而後文翻雲覆雨粧鬼弄神都從此變幻而出文之蜃樓海市也嫗與五可一段語言亦是故作

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遘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真託鄰媼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嫗至其家五可方病凴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絶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三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嫗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

滿心快意之筆而以王孫終不敢以人言爲信稍稍縮住至于纖步遲留玉容盡悉不特癡公子又將入夢亦不可謂非玉人之以魂魄來相要也乃人原可以代閨秀而前日之診[illegible]來而

姹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嫗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嫗歸復命一如媒嫗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瘳秘招于嫗來謀一親見五可嫗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嫗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澀委曲可盡睹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嫗先在焉即令縶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屏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日汪之女經門外過嫗故

故卻之者今則我求之而忽變矣此一挫豈惟王孫失意卽讀者亦代爲悔悶也雖骨支牀已足爲郎先之報先飧者心中無此秀矣乃聞秀炊有先炊更可先焉者可代聞秀者未至而五

指揮雲樹以遲織步王孫窺覘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顛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媼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卽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悞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趂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卽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啟遺伻約次日候於張所桂

可所不平者先至未受雁采者已先至夢中相要者愈不肯未至序行以齒愛如姊妹猥以癡情膺此厚福由前而觀似閨秀爲主五可爲賓由後而觀又似五可爲主閨秀爲賓其實主由

菴恐以唐突見拒嫗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向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卻聘閨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爲媵女俛首不言若

並峙峽龍雙飛中間霧合雲迷連而不連斷而不斷不至喧賓奪主亦不至反主爲賓璧合珠聯烘雲托月方茲文境

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瘥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婚僞欲歸甯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郎以所備親迎輿馬先迎二娘既至則粧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郎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

贅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久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蹀躞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閒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

焉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卻于媪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畧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强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干媪何得一覲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媪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耽耽者在内也夢中業相娶何尚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
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哉

此幅以情種二字爲根離魂二字爲線事固離奇變
幻疑鬼疑神文亦詭譎縱横若離若卽反復展玩有
如山陰道上行令人應接不暇及求其運筆之妙又
如海上三神仙令人可望而不可卽

雞骨支牀〔世說〕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 右之〔詰〕一弼右之
名士阿寶見卷二 遺冰胡氏見卷二 中表蓮香見卷二 臨存見卷一
三陳雲棲 和緩〔左傳成十年〕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又昭元年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

覩之問名見卷三陳雲棲玉人見卷三魯公子唐突見卷五夜叉國頭巾誠
反目見卷四恆娘青廬見卷二蓮香鴛衾見卷二胡氏調停見卷二巧娘
不相能見卷三曾友于

觀某之言可知其平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簷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荅云我特來為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忽垂斃有婦欲何為女自媒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貲

日亦樸誠自守者前身之眞僞不可知而遇仙其登梯而去於理可信

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痞塊隱隱作解坼聲又少時欲登厠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荅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竈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莝無席竈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

名孝廉而心不孝廉使其首過欞外而身猶在室是明示以內外不如一之報而微

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氊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誚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欞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請者益頻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罵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

以身首異處之刑然則外面排正入內裏存邪念者皆當以此法處之

春藥翁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遂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觀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覷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其覩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板耳羣入其室灰壁敗竈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返追問竟絕杳已

士莖 宋史隱逸傳蘇雲卿灌園東湖帥漕屏騎從入其圃延之入室土莖竹几地無纖塵汙莖細所

橐瘢結見卷六劉海 武見卷一 尸視見卷三紅 褚遂也瘢結任越人注 陸判 五代包法

良字善登錢塘人太宗時爲諫議大夫改黃門侍郎高宗時貶爲同州刺史陞吏部尚書同三品帝將立武后力諫不納乞歸田里貶爲潭州都督又爲同州刺史以憂卒

形穢 見卷二巧娘

春藥翁 【神異記】月中有玉兎持杵搗【杜甫詩】入河蟾不沒搗藥兎長生

一〇章 見卷三保住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効力俾出半貲

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眞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貴即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鏹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為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兌客即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

傀儡登場形容絕倒

半日榮華里餘赫耀管來五十繙去五千悵耗散兮官貲慘飛騰兮嚚肉其自言曰此尚可忍清夜所難堪者阿憐不知被誰

拜貲官署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憑文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區畫方已眞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綏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荅眞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

憐耳

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踪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

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眞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椎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貲盡耗而橫被冥刑此何可忍但愛妾不知舁向何所淸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嗟乎市儈固不足齒面哉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踪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

此即一家哭何如

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
體受主知再起總制荆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
履皆敝陋途中人皆不知爲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
與相値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
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
馬者怒其擾輒訶卻之先生亦不顧瞻亡何至一巨鎭
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
者也乃遣一价召之使來令聞呼駭疑及詰官閥始知
爲先生悚懼無以爲地冠帶匍伏而前先生問汝即某

路哭之意特於途中行之尤爲暢快耳想如許騶從紛紛作鳥獸散時亦有可觀

縣縣尹耶荅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騶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社可即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何有文憑先生即令取憑齎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爲淸而先生行矣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蓋先生奇人故有此快事耳

市儈而謀縣尹不自知其非分也以太守動之不言德薄才薄但言貲薄摧其心幾不知名器之重只要有錢皆可以摧我所欲而已至僅出半貲居然五馬

倚孔方之力遂被原籍之例冥中有此眞銅臭世界陰霾地獄矣貴官出身何途而殿上巍巍能作清廉謹愼勉人之語鬼臉欺人是其長矣特賣爵事發縮鎖後罪不可逃而任所取盈之約亦歸烏有應自悔當日未曾告白曰求現不賒

趣裝見卷一嬌娜 孔方見卷十馬介甫又前漢食貨志錢方圜函方輕重以銖注外圓而內孔方也 城隍考見卷一 永訣見卷二蓮香 甥靈見卷二蓮香 鹵簿見卷一陸判 鉦見卷四晚霞 筆札考見卷一 鄉貫見卷七青蛾 市儈接牙儈能會合 市物故 金甲神見卷一畫壁 舁見卷一嬌娜 郭華野先生名琇字瑞

日

卿館墨人康熙庚戌進士歷官湖廣總督○通志琇初入臺館有特參河臣之疏江南田于水患論公疏入人手頷皆以爲有更生之望尋陞僉都有大臣結黨營私疏再進督憲有近臣招搖撞騙疏一時輦下

栗頁見卷九　行李見卷三
然魚神女　苗生

宦裔衰落亦其常耳如王心齋者令人爲宦裔一哭

紉針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甯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俛中保貸富室黃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梃中顱喪貲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准之黃窺其女紉針美

權子母而謀其女其惡與權子母而絕人之產者同

王之識見大不及於其妻王之氣骨更有愧於其女

范之兩弟亦計子母者流耳涕泣而告之

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女金

吾見之吾且欲見之

壓券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胄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媵吾女且紉針固有壻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以是故紉針十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妾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祖曾任京秩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

叔兮伯兮襃如充耳無負此淚矣夏之仗義女之感德曲折寫來肝膽畢露至黃之富而不仁范弟視同膜外猶無足責王心齋身受其毒幾幾其女且及他人他日復被其愚仰其

詰且涕且哭夏憐之覩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欸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爲約別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合囊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見一人臂上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偽爲睡者盜近箱意將發扃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

富忘其讎而甘心以女事之搢紳之家不應有此葛茸子

夏爲女死女爲夏爲已死而死而皆以雷電復生偷金者亦以雷電擊死此赦過宥罪所以取象於雷雨之並作撕獄故刑明

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胠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牖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紉針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

罰勑法所以取象於雷電之皆至也獨惜計子母而謀人女者之漏網耳

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大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拘其婦械鞫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押婦搜贓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葢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奔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葢認其

夫人果生二語緊接上疑其復生來望夫人之復生其本願也望其復生而不敢謂其必復生疑其復生而不敢信其果復生今而見其果生也我紉針乃可以復生矣自我紉針亦亟欲以

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紉針耳夏駭爲鬼呼鄰媼其詰之知其更生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捐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卽以屬夏范去夏强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懽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

聊慰我夫人耳九字中欣慰傷感之情一時全到
前聞夫人死則誓不生繼疑夫人復生則我亦不能不復生然其時猶是夫人也夫人而既母之矣母有萬分一我何敢復生乎夏不食

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為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矧針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為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為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卻之為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遝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托作賈跡王

亦不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此何如性情旁人聞之亦應流涕

適從何來其巧乃至

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貲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語虞虞則昨日方受馮氏婿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怫然曰債主吾讎也以我事讎但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宰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

于此將謂其母之克守舊盟而有是歟抑謂紉針之以死自誓而致是歟母固不自有其功卽紉針亦不敢有其功也然則歸功於雷霆乎雷霆若曰紉針之復生紉針之當復生也鄉使無

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葢孝廉傅姓卽阿卯也入閩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葢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婚丞千里慮無實傅篋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眞乃共喜是日當覆審傅投刺謁邑宰具案始省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閩中還葢傅久捷南宫矣復入都覲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遷父櫬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甫七八歲女撫之

夏則紉針之死不在潛哭於墓時矣

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禰龍中亦有游俠耶癉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舞也轟轟屢擊皆爲一人焉知紉針非龍女謫降者耶

錢塘陣舞 唐龍女傳洞庭君女嫁涇陽次子被黜而過柳毅傳語洞庭君君以女妻毅張宴千疑碧殿始奏錢塘破陣舞復奏貴主還宮樂

券 見卷四珊瑚

胠篋 胠開也見莊子ー｜篇

霹靂 見卷一嬌娜

問名 見卷三陳雲棲

名士 見卷一阿寶

左袒 見卷四珊瑚

刺 見卷一葉生

涓吉 見卷三陳雲棲

捷南宮 見卷一葉生

素封 見卷二種梨

桓侯

荆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艷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騖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捉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

讓美德也然亦自有節故揖讓止于三也況侍于長者有不敢以客自居之禮乎每見一席之間拘迂太過不憚其勞本讓也

以屏幔遮蔽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入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荅云此祖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坐寂然酒既行祖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千

而跡若相爭至於彼此相持踰数刻而不能下于斯時也惜其不遇桓侯

求如少存愛戀郎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巳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巳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郎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

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郎睹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內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襆被

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遂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貲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卻向後力猛則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墮血下如湧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居停主人 宋丁謂傳謂議貶寇準謂王曾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 幔亭 武夷記武夷君與村人會于山頂綵幔屋宇器用甚盛樂色食味俱美惟酒差薄因名幔亭 超乘 見卷一老饕 閬中 寰宇記丨丨本漢舊縣閬水迂曲徑其三面縣居其中故取以爲名按今屬四川保寧府 或推之或挽之 見卷三阿寶 桓侯 見卷十于去惡 賓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吳木欣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瞑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亘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靄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艷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

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旣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卽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尙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痼一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

海風引舟
絕妙命題

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横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内出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即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絃挑動若

意調崩騰令人靜會如親歷其境者無文字之文才是至文

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為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倣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

暗借點題

忽聞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俄晏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為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拘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

此後但須熟耳嫺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間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卻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檝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之縈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别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唯恐遽盡但

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即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稟高堂瞬息遥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盖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沉痾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壻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且言且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

不結之結趣味悠然

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曰初聘吳氏女未娶曰數年不返遂他適其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耗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彼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為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颸風見卷六羅剎海市　蓓蕾見卷四英英　無恙見卷二珠兒　琴操見卷九宦娘
娘　勾撥見卷九宦娘　勾剔見卷九宦娘　瀉見卷一妖術　梗概見卷三大男

脫粟折稀妻不以爲夫形容盡致移釜授索眞是生不如死遭逢不偶千古

胡餅見卷八 佈商 涓吉見卷二 陳雲棲

錦瑟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風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庸奴其夫自享饈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稀爲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胛熟就啖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爲自經之具生

英雄同此傷心

求死原非易易請姑退者試其志之堅與不堅耳

念投羹椀敗婦頹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生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夕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靜敞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流濺注氣類溫泉

沸湯所以滌其心也猛犬所以靜其慮也於學力則所謂困心衡慮也於境遇則所謂錯節盤根也於節操則所謂鞠躬盡瘁也與下文負尸飼狗同看

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死所遂踴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沉泅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夏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齕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羣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

是明明送之死所也心一不堅從此不活矣

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啟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已家也反奔而出遇遊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

裹傷笑逆啗以巨金此所爲安樂窩也眞耶爲耶善讀者當一眼覷破

求死即是求活爲苦生而後樂死乃謂樂死不如苦生無非拂亂其所爲也

人婦帕裹傷處下牀笑逆曰夫妻年餘狎謔顧不識耶我殊罪矣君受虛譖我被實傷怨亦可以少解乃於牀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墓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簇弱挑燈猶遙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須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爲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刵耳劓鼻敲刖脛

不到萬分困苦不下十分工夫如何做得出大學問如何幹得

趾君能之乎答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何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熏人園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郎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尸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汚婢諸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

出大事業君如不能二語是爲半途而廢者痛下鍼砭

固已能受艱辛矣然天下亦多有能處貧

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西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置牀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參謁饋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卻之日兩餐皆自內

賤面不能處富貴者此不能淫之所以難也樸誠自失謹抑不踰不受苞苴不惑女謁從前是十分死工夫此時是十分真學力如只斤斤自守不敢差跌到變故時仍同木偶則受

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儒巾鮮衣凡有賞賚皆遺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頻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偽作騃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廪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羣盜充庭厮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羣盜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為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

恩胡為者負女而逃伸臂以代國士遇我國士報之固如是耳

苦汝苦汝知己知己

親詣問苦出藥以糝之厚精以享之賜寶以勞之嘉賓以重之

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欻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声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爲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

士之積勳
名而被恩
寵者何以
異是女其
有美人香
草之遺意
與

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人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昇我之於鍾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琖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刧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

妻召兄一節卽所云安樂窩也笑逆置命比箠楚尤毒此其故智者知之愚者惑焉

來國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委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旣醉歸寢歡戀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卽歸君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啟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旣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貲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

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媼媼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簷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託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懽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屨登牀妾始出

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夕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牀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去亦不返

業多則割愛難語不離正宗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上下古今此理不易孔子三陳九卦皆為憂患之辭商書三風十愆可為安樂之鑒宴安酖毒懷安必敗古訓為昭即使遭逢不偶當知疢疾所在皆天之玉汝於成也操心危慮患深德成而境遇不足言矣況盈虛消息天道之當從未見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人而不降大任者即不然只此求生於安樂而適以速死求死于憂患而轉以得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是亦不可以思乎願後之覽者有感于斯文

裙屐少年北史邢巒曰蕭深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政務　折梯爲上野客叢談貧不與箸而折梯焉賤惡之也梯穢草　羊胛十年歲月纔如孰羊胛歐陽修詩邇來不覺三　給孤園金剛經須達多長老以祇陀太子園爲給孤園　得當以報前漢李陵傳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以暴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畀我至定公四年吳人郢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五年王欲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見卷十馬介　長清偷見卷一　虜奴其夫甫外黃注　拾級禮曲禮｜｜聚足連步以上注｜當作涉聲之　武陸判見卷一　泗没見卷三石清虛　安樂窩家塾記邵堯夫在｜洛所居號｜｜也｜等也　給孤園金剛經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獨｜與大比邱衆千二百五人俱解義舍衛國有一長者名須達拏常施孤獨貧窮故號給孤獨長者欲請佛說法佛令先｜勝地

往白太子祇陀太子戲曰若布金滿園卽可須達便
運金布八十頃園俱滿太子不受金同建精舍請佛
說法○須達拏律九幽見西狠籍見卷一緌頰見卷
經異相作須達多遊記畫皮五西
湖薛侯史游急就篇薛勝客注有奚仲者爲夏車比
主受封于薛後還于邳而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其後稱見卷六昇見卷十一宜男相見卷七臨蓐
爲丨丨晴吼宫夢弼嫞娜阿寶
見卷二
竹青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遊學至兖州界寓敗寺中傭爲造齒籍者
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㸑廟中黎旦有少婦叩
門而入艷絶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

女妙於語言與後禍同是一口吻

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懽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

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具謀果遂約歲前即攜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懽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逋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兗生女曰僞配終難作真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媼呱呱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

女不招而自來無故而自去已爲之生子而又知其妻不妒何以忍捨此呱呱者而反出金以授之哉女

其仙耶鬼耶或有前世因而爲此報耶想亦鄧夫婦不應遂無此物而乃有此莫之致而致者耶

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貧販庶有歸時女亦不荅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啟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甯而已初鄧離家與妻要約年終必返旣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爲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旣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繃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妻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

一則有所恐而僞言

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爲姊後如何婁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間婁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婁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湩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已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婁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

以抑之一則知其偽而亦偽言以恐之語皆鍼鋒相對文乃搖曳生姿

之罪後敘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喃入婁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婁以爲直顏作賴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爲兒也別後慮無豢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婁婁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卻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小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克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

下大如盎琖者行臥不絕見一生人皆有噬狀客懼依道士腋肘而行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

爲其能飲而狎之交之不以其正也生之驕倨亦其自取

其中僧云昔蛇出爲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　蘭若見卷一畫壁

狂生

劉學師言齊甯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殊不以厄窮爲意値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而悅之時其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爲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爲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

眞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到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其欣慰冀文淑猶至而終渺矣

遂無此物世說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曰非見崔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奔彼見卷一鳳陽士人　醮見卷一陸判　扃見卷一嬌娜　綳見卷二嬰寧　未亡人見卷六雷曹　湩說文丨音橦乳汁也　劵見卷四珊瑚　權子母見卷二在秀

豢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故游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

入既深無所歸宿遥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爲兒輩所見即命坐且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瞛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訶曰去蛇乃俛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畧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睒𥇦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遶梁間壁土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寐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

以笑報笑適得其宜声震堂壁斯過當矣然而共談宴時其笑亦必有如此者矣以此而滅其門亦未免過當

所請可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當不聞滅門令尹耶生拂袖竟下大聲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則並無田宅惟攜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城堞朋友憐其狂為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歎曰令而後畏令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劫人於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於無

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口腹累[他說]閔仲叔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飭吏常給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狂不可及[宋忠]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帝問以諸子才能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在側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家無儋石見卷四阿纖　緩頰見卷八西湖主　刺見卷一葉生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

金字牌下示諸人是明使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當全覆矣

於疾風迅雷之中而辨其畦畛保其禾稼

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其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眞衆謂孫必振汝有犯天譴請自爲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視則前舟覆矣

金甲神見卷一畫壁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而護既而雹止賈行入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

善惡之界鬼神何嘗錯亂絲毫

異貌異心為鬼為蜮此華夏之疢疾也防維控馭之勿使萌蘖

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間貧民皆就貸焉償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趨田中見稞穗擢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素封見卷一種梨　概見卷四阿纖

紅毛氈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人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氈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氈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刀並發出於不意被掠

是在於邊帥已

數里而去。

紅毛國 見卷五狐詣

負尸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創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爇火照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眾適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鬆。倏忽已滅。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適成一人。而究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鹽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焉。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

服杖皆作冉冉飛其入焉能留

別爲盜戶而左袒之至冒稱之化且及于

上宛轉而沒

鞠藥如

鞠藥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藥托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爲盜戶凡値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僞每兩造

狐宰之德政亦可觀矣

明火行劫徒以規避處分改案爲姦於國爲壞法於已爲褻德處分即或倖免吾不敢問其後矣

且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眞僞反復相詰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爲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尸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爲盜而以爲姦踰牆行淫者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章邱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常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託焉雖於國課無傷而實於官橐有

憤激之談
聞之咄咄
稱怪

損邑令鍾牒請釐弊得可 初使自首既而奸民以此要上數十年鬻去之產皆誣托詭挂以訟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貧儒多喪其產有李生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辯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其指爲眞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不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壤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 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挂惡衿顏淵

名下令切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久假不歸霸為已
有身往埋說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箠杖交加傷
殘脛肢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困餓幾死
互鄉地証叩乞革頂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以
繼柳跖之告夷齊矣

左祖見卷四珊瑚 兩造見卷一成仙 國課舊康職官志凡賦入之職有四一日租二日調三日役四日課課稅也 負郭田五十畝家語顏子有|之||||| 柳跖
告夷齊堅瓢集明穆廟辰已間海公端為直隸巡撫意在勦巨室而刁風四起時有投匿名狀以
詆海日告狀人柳跖為勢豪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
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

惡告發又賄求嬖臣魯仲運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
兒柳下惠捉某拘禁孤竹火牢日夜痛如炮烙極刑
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泣
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
告〇發
讀肥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二終







